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我是1950年第一批进藏的老战士,回首往事时常常想起一匹军骡。这匹军骡从淮海战役到进军西藏、驻防察隅边防,一直跟随着部队,是当时我所在部队中唯一一匹退役后享有军粮配给的骡子。

1950年3月,我所在的14军42师126团1营进驻云南鹤庆逢密村休整、训练,为进军西藏做准备。5月上旬,我和战友王长奇奉命从1连调到营机炮连炮排,担任迫击炮炮手,与这匹功勋卓著的军骡有了接触的机会。

有天早晨,炮排到村外训练,几名战士赶着一群骡马走进训练场。这群骡马的任务就是驮重武器和弹药,是部队的得力助手。其中一匹黑色的小军骡,在副班长的催赶下很不情愿地迈着碎步。小军骡肚皮鼓鼓的,样子很难受,我们便围上前观看。

我问,这小军骡是不是怀崽了?立即招来战士们的笑声。赶骡子的副班长说,这骡子病了,排泄不畅,赶着它走是帮助它消化。

打那时起我就关注起小军骡来。小军骡浑身黑得发亮,个头比普通骡子小,比毛驴稍大,远看像毛驴,近看是骡子。

机炮连有一个饲养班专门管理照顾这群骡马,忙的时候,则从其他班轮流派人协助,我也被抽派去帮过忙。有一次对骡马进行防惊吓训练,连队派给我燃放鞭炮的活。鞭炮响起,有的骡马又蹦又跳的,把牵缰绳的饲养员累得够呛,小军骡表现得平静。饲养班班长刘安荣给我讲了好多小军骡的故事。

小军骡是1948年征调进部队的,当时它已经有四岁多了,官兵看它个头小、温顺可爱,不驮行李时便骑着它玩耍。无论大家怎么逗它,它都不生气。别看它不起眼,干起活来却一点不比其它骡马差。渡江战役后,部队转战南方,经常在田埂上行军,不时有骡马踩空掉进稻田。遇到这种情况,得将骡马身上的重物卸下,再将骡马拖起来,十分费时,但小军骡从来没踩过空,它对周围的环境判断准确,每一步踩下去又准又稳。大家见它机灵,就试着让它驮捷克重机枪。结果它照样走得稳稳当当的,从不失蹄。行军时,小军骡驮着捷克重机枪跟在刘安荣身后,人慢它慢,人快它快,人跑它跑,人卧它卧,不需要向它发任何口令,它都知道该怎样做。重机枪在战斗中的作用极为重要,每一次步兵发起冲击前,小军骡驮的捷克重机枪总是及时运到,率先打响。

机炮连的骡马都有名字,“花骡”“黑骡”“边花”等。唯有给小军骡取名费了连长和指导员一番神。最后交给战士们讨论,终于有了“小机枪骡”这个名字。“小”表示这头骡子的体形,“机枪”既表示是它的任务,又隐含着“胜利”的意思。

“广西战役中‘小机枪骡’的功劳太大了!”有一次,刘安荣和我聊起那次战役时十分感慨。当时部队连续强行军,步兵连队都吃力,何况是机炮连。一遇敌机轰炸,骡马受惊暴露目标,常招来敌机的再次轰炸。但在每一次爆炸声中,“小机枪骡”出奇安静,跟着刘安荣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夜间,刘安荣视道路情况迈出不同的步伐,“小机枪骡”好像能感觉到一样,也迈出相应的节奏。整个强行军期间,刘安荣带着“小机枪骡”一直紧紧跟着步兵。步兵只要听到阵地上响起捷克重机枪的枪声,就知道机炮连上来了,军心顿时大振。战斗结束后,上级首长检查部队,摸着“小机枪骡”的脖子说:“你这个鬼精灵,真是老天爷派来帮助我们的啊。”

1950年8月初,14军42师进藏部队在云南丽江誓师,随即分两路向滇藏交界处进发,配合18军解放西

『小机枪骡』的故事

■王树仁

藏。“小机枪骡”随部队接受了新的任务。

126团团长大建兴率团直机关一部、1营为一路,经巨甸、维西到贡山县。在高山峡谷中行军异常艰难,翻高黎贡山时遇大雪,因骡马失蹄,一门迫击炮和一挺马克沁重机枪被摔坏。漫天大雪,有些骡马不敢走,眼里满是惊恐。“小机枪骡”却表现得格外镇静,它稳稳地驮着捷克重机枪,紧跟前方的大部队,始终没有掉队。

10月初,昌都战役展开。战斗中,敌军依托坚固的碉堡、地堡,凭借地熟人多,十分猖狂。就在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时,突然响起“哒哒哒”的重机枪枪声。“小机枪骡”驮的捷克重机枪和另一匹大骡子驮的马克沁重机枪打响了,接着迫击炮弹又飞向敌阵地。“机炮连上来了!”阵地上士气高涨。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126团团直机关一部、1营奉命从察瓦弄开赴察隅驻防,“小机枪骡”又随部队踏上了新征程。

察瓦弄到察隅之间隔着湍急的怒江和连绵的雪山。1950年8月,这一带发生了大地震,骡马小道几乎被毁。一路上,“小机枪骡”与刘安荣配合默契,艰难地跋涉到了怒江边,当时过河的唯一工具是溜索。溜索悬空外挂,远看似两根细线,下面则是轰鸣的江水。面对眼前险境,骡马个个眼里充满恐惧。它们不愿被捆绑,又蹦又跳,有一匹驮弹药的骡子竟然挣断绳索跌入江中,战士们奋力将其救起。见此情景,刘安荣说,让“小机枪骡”先来试试。他上前摸了摸它的脖子,鼓励说:“勇敢些,给其它骡马做个榜样。”刘安荣这样说,其实心里也没底。“小机枪骡”眨巴眨巴眼,乖巧地让人捆绑,然后从溜索上顺利地

滑到了对岸。

翻山越岭,遇道路狭窄时,“小机枪骡”将头抵在前面刘安荣的背上,脚下十分小心,慢慢通过,稍有碰刮,它立即停下,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刘安荣查看处理后,才重新迈步。

察隅风景秀丽,土地肥沃。126团进驻后,立即在驻地开荒种地,烧砖盖房。暂时没有了战斗任务,饲养班带着骡马在下察隅台地拉起犁、运起砖来,“小机枪骡”也在其中。

1952年,42师从云南丽江派电影组到察隅慰问部队,中途因骡马失蹄,摔坏了发电机。领导便专门指示,以后重要运输任务必须由“小机枪骡”担任。“小机枪骡”也争气,在数次往返运输电影发电机、胶片及报纸信件的过程中,从没出现问题。

1954年,126团驻防察隅的部队划归西藏军区昌都警备区领导。1956年,警备区给团里进了一批新骡马,老的一批骡马全部退役,交给地方。“小机枪骡”的去处让官兵牵挂。这件事本来连里就有处理权,但因“小机枪骡”功劳大,不敢擅自作主,便上报到团里。团党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让“小机枪骡”从连队退役,但作为编外骡马留在团部,口粮供应在团后勤结余经费中解决。

说起“小机枪骡”,153团政委全运常还有一次奇特的经历。有一回,他骑着“小机枪骡”去然乌,再乘车到拉萨开会,返回途中骑在骡背上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走着走着,他恍惚觉得“小机枪骡”不走了,便睁眼一看,当即惊出一身冷汗。原来一棵大树的横枝,正靠在他的胸前。“小机枪骡”一动不动地站着,而树枝外侧就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小机枪骡”只要轻轻向前迈动半步,后果可想而知。

1957年,153团奉命移防昌都一带,只留一个加强连在下察隅台地驻守,“小机枪骡”随这个连队留了下来。这之后,“小机枪骡”的任务就是给连队拉磨碾豆子,春耕时拉犁翻地。遇连队换防,上一个连队都要向下一个连队郑重移交“小机枪骡”,一茬一茬的官兵都十分喜爱它。

1964年初春,“小机枪骡”随部队来察隅已三十个年头,黑得发亮的毛发已渐渐变得灰白。昌都军分区后勤部部长梁仁仲带队到下察隅台地检查工作,连长卢喜全汇报时提到了“小机枪骡”,抱怨道:“我们的‘小机枪骡’立了那么多功,现在连口粮都没有了。”部长了解情况后,与随行人员商量了一下,当即表态:“‘小机枪骡’是我们的无言战友!战士退役后有退役金或安排工作,小骡子退役就没了口粮供应,这些年全靠官兵节省口粮给它吃。恢复‘小机枪骡’口粮供应,一直到它终老,手续由153团后勤处与军分区后勤部具体办理。”官兵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暖暖的。这不仅仅是解决了一头骡子的口粮问题,更是对它16年来对军队做出贡献的一种肯定。

随后的日子,“小机枪骡”在下察隅台地生活着。它一天中的大半天时间都在营区周边悠然地啃草、游玩,天黑前自觉地回到圈舍。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小机枪骡”和附近的一头大山羊成为朋友,它们用叫鸣的方式进行沟通联系。“小机枪骡”每当拉完磨,就欢欢喜喜地撒开蹄子,去找大山羊玩。

1964年盛夏的一天,“小机枪骡”拉完磨又去营区外找大山羊玩。“小机枪骡”寻声跳下台地,准备蹚过河沟,与对面小台地上的大山羊汇合。就在此时,由于上游暴发了山洪,眼看溪谷中的水越来越深,“小机枪骡”仍然如往常那样跳了下去。但这次不幸发生了。连长从放牧的藏民那里得到消息,连忙带领官兵奔向溪谷。官兵怀着沉痛的心情将“小机枪骡”打捞起来,含泪举行了安葬仪式,将它埋在了它想去的那片小台地上。

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怀念那段战斗的时光,依旧怀念伴随我们多年的小军骡。



民族魂(油画)

潘寿亮作

红原有棵红军柳

■蒋东霖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红原,红军走过的大草原。几天来,我穿行在茫茫草原,蓝天如洗,一尘不染。青青的草原撒满珍珠般的牛羊,牧民帐篷里升起袅袅炊烟,这一切把草原装扮得如诗如梦。我被这壮美的景色震撼着,却“眼前有景道不得”,只好拿着相机一路狂拍。

从红原县城驱车五十公里,我来到久负盛名的红原大草原。眼前一片青翠,一望无垠,像极了一个文静的少女,恬静地依偎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清风轻拂她苗条秀美的身影时才翩翩起舞,向人们尽情展示婀娜多姿又金光闪闪的倩影。

日落黄昏时晚风吹过,让人不禁打了个寒颤,美丽的草原突然与寒冷搭上了关系。看似温柔的草地,其实自然条件极为恶劣,阴晴不定,风雨不定,冰雪不定。

红原草地上,在一块写有“长征精神永放光芒”的巨石旁,生长着三株迎风带雨、傲然而立的柳树——这是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描写过的红军柳。

那是1935年8月15日,毛泽东沙窝会议后,中央军委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右两路军,分别经过今天的红原日干乔大沼泽北上。于是,在这片苍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回归

■赵天谋

《清明上河图》里

似已隐藏了靖康之耻的线索
北洋海军地膛里的锈迹
已昭示什么原因造成了甲午惨祸
巍巍太行山仍没有忘记
当年朱德总司令果断下令关停
华北各部队工厂店铺的传说
今天的古田山更青水更秀
见证了军队停止有偿服务的决策

统帅的号令如山

全军将士景从如铁
三年后的刮骨疗毒
轻装后的人民军队
战机起飞战舰远航
迈向更深的蓝
风清气正的雄师劲旅
备战打赢的力量更加磅礴
租出去的农贸市场变成了训练场
收回的门面房放进了官兵学习的课堂
清清爽爽的营区周边
已彻底不见灯红酒绿的场所
军民关系更加团结巩固
困扰军地多年的矛盾积弊一一攻克
一双双本应持枪操炮的手
丢下了算盘和账本播起战鼓
高奏新时代强军之歌

停止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是为了回归初心和本色
不恋经商利万金的人民军队
强筋壮骨不负重托

抗美援朝烈士纪念馆园

■吴俊义

陵园静穆菊花清,
朵朵芬芳献挽情。
笑傲沙场生死外,
披肝沥胆染旗擎。
曾经懦弱累遭辱,
转眼刚强举世惊。
气贯长虹传血脉,
星光闪耀耀栏听。

茫无边的水草地上,一支衣衫褴褛、拄着拐杖的队伍在艰难地前行。寒冷、饥饿、疲劳、烈日、狂风和暴雨,折磨着他们孱弱的身体,衣服被雨雪打湿,只能靠体温暖干。夜晚露营时,更是寒冷难忍,大家只得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没有清水,他们只能喝草地上发臭的苦水。经过几天的行军后,粮食吃光了,战士们只好沿路找野菜充饥,找不到可吃的野菜就嚼草根、吃皮带。

队伍里,有一些小红军。他们年龄不大,身体稚嫩而单薄。他们拄着柳木棍,忍受大自然对自己稚嫩身体的折磨,靠着一个坚强的信念支撑着,一步一步紧跟队伍。饥饿的时候、疼痛的时候、害怕的时候,他们也想哭,但是直到最后,他们那还不曾变得坚实的喉咙也没有发出一声哭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咬着牙走下去,走向他们用生命守望的那个信念。

有一天,一双被冻伤了又被泡烂了的小脚实在迈不动,柳木棍就这么支撑着一个跟自己一样瘦弱的身躯,永远地站在这里。柳木棍从此在这片草原上扎了根,长成一棵高原红柳。当小红军的身体一寸一寸被沼泽吞下以后,它就永远守候在这里,用生命守护着小红军赤色的灵魂,守护着一个个美丽而忧伤的传说。这棵红柳在2006年时曾被雷电击中,大家都认为已无存活的希

我一直对石头怀有深深的敬畏之心,因为它来自远古,历史悠久;因为它品质坚固,水火难侵;因为它身世迷离,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眼前这块奇石,也许来自戈壁滩,也许来自更遥远的荒漠。此刻,它经历千辛万苦,辗转来到我的面前。我看着它,抚摸它,心想,这是一种怎样的缘分?

石头静默无语,一如它数千年乃至上万年来的深沉。不知何故,面对这一块碗口大的石头,我突然感到自己的渺小。石头的上方有红色的纹理,谈不上华美,但内敛而端庄。收藏家说,这是地地道道的奇石。我不是地质学家,不会从矿物质的分子结构来分辨这石头的学名。但我相信,这石头是有灵性的。虽然我们之间的缘分,也许仅仅是看上一眼,或者就这样相向而坐几个小时。然而,相比于人类短暂的生命来说,它岂不是昭示着一种永恒?

石头是文化的载体。记得女儿上小学时,我们一家人筹划暑假出行计划,我提出要去河南洛阳的洛河上走一走。洛河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条著名河流,一直流淌在我的向往里。见证了无数历史风云的古都洛阳因位于洛河以北而得名。我的提议得到了家人的赞同。到达洛阳之后,我们直奔洛河。一家三口赤着脚,提着鞋,在洛河的河滩上玩了一天。

我们边玩边捡石头。那些经过河水冲刷而变得溜圆光滑的石头纷纷钻进了我们随身携带的背包。在捡石头过程中,我给孩子讲了关于“河图”和“洛书”的传说故事,孩子听得津津有味。当晚,回到入住的宾馆时,一家人检视这些战利品:满满的二背包石头,仿佛面对一大群好朋友。我们商议着,哪块石头可以放在爸爸的画室当镇纸,哪块石头可以让女儿抽空画上一双眼睛,去参加学校组织的劳技课比赛等。我们的讨论是热烈的,心情是愉悦的。而那一堆摆放在宾馆房间桌上的石头,仿佛也在注视着我们,成了最忠实的听众。

石头是励志的榜样。十五年前,我应邀参加浙江作家采风团赴新疆采风。茫茫的黄沙戈壁,撩拨了我的思古之情;高原上惊鸿一瞥的湛蓝湖水,引发了我辽阔的想象;战胜雪崩和泥石流、成功登上“雪山之父”慕士塔格山等经历,激发了我的诗情。在作家同行的鼓励下,我在途中写了一百多首诗,结果出版了诗集《穿越冰达坂》。而最难忘怀的是,我在天山上捡了一块石头,黑黝黝的,像极了一座微缩版的直插云霄的山峰。这座“山峰”至今还“耸立”在我杭州的书房里。一见到它,我就想起经历雪崩和泥石流的往事,心中顿生豪迈之情。

石头是亲情的见证。最近一次与石头亲密接触是在去年暑假,我们一家去外地旅游。当地朋友丽娜姐带我们参观渔村,途经一片海滩,我们便去海滩上玩

望。让人意想不到的,其根系却奇迹般地一分为三,分别长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三株新柳,它们再次以不屈的身姿守望这片绿荫。当地人说,在这奇寒缺氧、平均海拔3600米的高原,普通的乔木和灌木根本无法生存,但这棵柳树之所以能生长得那么好,且能死而复生、一化而为三,生命力如此旺盛,那是因为这些是红军精魂所化!藏区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红军柳”。

“红军柳”的故事是真实的,它不仅写进了红原县的县志,而且在红原县的各族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伫立在“红军柳”前,我格外怀念那些血洒征程、为国捐躯的英烈们,格外怀念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不朽功勋的前辈们。

回到红原县城的酒店,钻进软乎乎的被褥,我仍然感到冷,不由想起当年的红军,他们是怎么走出险象环生的大草原的?

萧华上将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中这样写道: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红军就是这样走出草地的。美丽的草原,曾经上演过如此让人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如今,摇曳多姿的“红军柳”,依然在向后来者深情地讲述那段壮烈的历史。

观石遐思

■吴重生

水。对其他人来说是玩水,但对我来说是“玩石”。我捡了很多青黑色的长条形的石头,因为长期浸泡在水里,受到海水的冲击,这些石头全然没有了棱角。拿在手中,沉甸甸的。因为行李太多,最终忍痛割爱,只带回来一块。如今,这块青色的海滩石在书桌的一隅静静地陪伴着我。看到它,颇有“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之概。

有一年中秋节,陪家父去碧安尖山镇旅游。见山崖上怪石嶙峋,无草无木之处,石头缝里长出一株松树来。游客纷纷驻足观看,引以为奇。其实,像这样石头缝里的生命奇迹,在各地并不鲜见。有机物和无机物、石头和树,成长中的生命与静止的时间,仿佛在告诉我们“道法自然”的奥秘。

当我把目光再次投向眼前这一块顶部带有红色纹理的石头,心底里油然而生一种视通万里、思接千载之感。

文学
作品

长征

第4547期